

一九九九年始,我开始上矿山,天南海北,漠野长风,像一只鸟,踪影无定。有些时候,一年和母亲见一两次面,有时终年飘荡,一年也见不着一次,甚至有时忘了她的样子,但一直记得她说的张瞎子说的话。

一转眼,我四十岁了。

四十岁那年,我在萨尔托海,百里无人烟,只有戈壁茫茫。

放牛放羊的哈萨克族人,有时放丢了牲口,骑着马或摩托车呼啸而来,或呼啸而过。

这里是一座金矿,规模不大也不小,有三口竖井,百十号工人。我是这百十号人里的一员,像一只土拨鼠,每天上地下来回。

母亲知道我在世上,但不知道我在哪条路上。我经常换手机号码,她也许记得我的号码,但没什么用,这里不通信号。母亲的床头是一片白石灰墙,上面用铅笔记满了儿子们的电话号码,哪一个打不通了、作废了,就打一个叉,新号码再添上去。这些号码组成了一幅动态地图,她像将军俯瞰作战沙盘,因此懂得了山川万里、风物人烟,仿佛她一个人到了四个儿子所到过的所有地方。

这一年,发生了一件事,我一直没有对她讲过,当然也没有对任何人讲过。母亲的地图虽详细,这样的情节也不可能显现。

这一年,我得了病——颈椎病。最显著的症状是双手无力,后来发展到双腿也没了力气,如果跑得快点儿,会自己摔倒。我后来得知是椎管变细,神经受压。

我的工作搭档是一个老头,别人叫他老黄,那时已经六十岁了,模样比六十岁还要老,掉光了牙齿,秃头上围一圈白发,又高又瘦。他年轻时在国营矿上干过爆破。他不是退休了,是下岗了,因为老了。

那一天,我清晰地记得是九月初。胡天八月乱飞雪,萨尔托海倒是没有飞雪,但空气比飞雪

新书摘

曾因诗集《炸裂志》走红网络的“矿工诗人”陈年喜,其实周围还有着更多与他有着相似经历的人,包括爆破工、运石工、乡村木匠、农夫、农妇、小作坊老板……他们都被陈年喜写进了新书——非虚构故事集《微尘》之中。陈年喜自己的故事,也贯穿始终。他们虽历经生活的磨砺,却淳朴而硬扎,依旧热烈地活着。

不曾远游的母亲

□陈年喜

于我一个人。

四十五岁,我因为一场颈椎手术,离开了矿山,开始另一种同样没有尽头的生活。比她跑七十里路,测卦来的“出头”之日,晚了五年。

我有一个非常奇怪的心理:凡是我认为的好兆头,在没有兑现成事实之前,总是小心翼翼,不敢告诉别人,不敢泄露半点儿秘密。比如晚上做了个梦,梦见大火烧身,按周公解梦,将有喜事发生,几天里,都被这个梦煎熬着,又总是在心里深深地藏掖着,生怕别人知道了,喜事就化为乌有了。比如接到编辑电话,告诉某某组诗拟于某期刊发,在文字见刊之前,从不敢把喜悦分享于人。一个命运失败太久的人,仿佛任何一个细小的失望都会成为压上命运的又一根稻草。

母亲是二〇一三年春天查出食道癌的,医生说已是晚期。在河南西峡县人民医院,经过两次化疗,身体不堪其苦,实在进行不下去,就回老家休养了。如今,已是七个春秋过去,她依旧安然地活着,不但生活自理,还能下田里种些蔬菜瓜果,去坡边揽柴扒草。其间还就着昏沉的灯泡给我们兄弟纳了一沓红花绿草的鞋垫。而当时一同住院的病友,坟头茅草已经几度枯荣了。这样于她于家的好事,我怕让人知道,怕提醒了疾病,它再找上门来。

商洛现在已经非常有名了,

被这些梦引诱着抵达过高山大海、马车奔跑的天边,因生活和命运的囿困,只能渐渐泯灭了。那一刻,我看见一条大水推开了向她四合的暮色,河岸的白玉兰,带她回到少女时代的山坡,那里蝉声如同鞭子,驱赶着季节跑向另一座山头……

那一刻,我有欣慰,也有满心的惭愧。

外面漂泊的十几年里,每一次回来,和母亲唠家常时,她都要问一问我到过的地方怎么样,有啥样的山,啥样的水,啥样的人,啥样服饰穿戴?我用手机传回的照片,她一直保留在短消息里,以至于占用空间太大,老旧的手机总是卡死。一直以来对她的这些问询,这些举止,都不以为意,以为只是关切我在外的生活。现在想起来,她这是借我的眼睛、腿脚和口舌,在完成一次次远游。

如今,母亲已经七十岁了,一辈子的烟熏火燎、风摧霜打,她的眼睛视物已极度模糊。慢慢地,人世间的桃红柳绿、纷纷扰扰,她将再也看不到了。即使我有力带她出去走走,她身体的一切也已无能为力。

所谓母子一场,不过是她为你打开生命和前程,你揭开她身后沉默的黄土。

(摘选自《微尘》)



《微尘》  
陈年喜 著  
果麦文化 | 天津人民出版社

斑马线不是起跑线

文明出行·规范交通

齐鲁晚报“讲文明 树新风”公益广告